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五〇九九號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電 話：轉四〇七、四六一

湖鏡	張：人	行發
梅彩	林：長	社
林遠	王：長	社
卿	吳：編	主
雲雲	張：輯	編

張創辦入逝世週十紀念特刊

緬懷張創辦人艱辛興學

本校今日舉行追思活動

（本報訊）「沒有創辦人，就沒有華岡」，本校為紀念「華岡老園丁」張創辦人其昶先生逝世十週年，特於今（廿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在本校，舉辦追思紀念會。

張其昶博士，為華岡學府的創辦人，是「中華五十年史」的著作者，亦是全神教的信仰者，其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廿六日逝世，迄今已有十年。今日的追思紀念會有下列活動。

上午九時卅分起在曉園獻花致敬。十時則在大恩館一樓國際會議廳，邀請前東海大學校長、現任台灣區域發展研究院院長梅可望先生及聖嚴法師、本校文學院宋晞院長演講，本校教職員、校友、學生代表及各界人士數百人參加。

中午十二時在大恩館九樓展出張創辦人紀念文集、照片及手稿等並有茶會。

方便各界人士參加追思會 今日備有專車

（本報訊）為了方便校友及各界人士等參加本校張創辦人其昶先生追思紀念會，總務處今日備有專車接送，上午八時廿分從台北火車站北側門站牌處（鄭州路）發車，下午一時則從大恩館二樓前廣場搭乘返回台北。

（本報訊）由本校編印的「張其昶先生文集（續編）」（共分三冊），第一冊已於近日出版，並於今日在大恩館九樓展出。

「張其昶先生文集」收錄民國十年至七十四年間，其發表之論文及專書，但仍有部份文稿因抗戰期間報刊紙張粗劣，複印不清及不完整者，而無法列入文集，嗣經函請大陸友人重新複印寄回，並再搜集

張其昶先生文集續編 出版今日

其他遺漏之文稿，與有關「華岡興學」的力作，三百餘篇，由學校自行付印為續編，共分三冊，總數458篇，計壹佰陸拾柒萬餘字。

文集續編仍按文集編印凡例，依收錄之論著性質，概分為：一、地學類，二、史學類，三、政論類，四、序跋函札類，再加入五、中華學術院類，六、華岡興學類兩類編列。

僑外生 九月領月餅

（本報訊）為了讓僑外生瞭解中秋佳節家人團圓的意義及傳達學校關懷他們的心意，僑外組特於中秋節前訂購月餅供僑外生品嚐，以慰思鄉之情。

僑外生請於九月七日上午十時起至大恩館十樓僑外組領取月餅。

健康速訊 歡迎使用

（本報訊）行政院衛生署為使各界瞭解全民健保相關規定，自四月一日起發行「健康速訊」，並於五月一日

今年度殘障音樂家甄選 本校吳帆榮獲冠軍

（本報訊）由國際特殊才藝協會主辦的八十四年度殘障青年音樂家甄選，於六月廿八日舉行，國樂與西樂兩組的冠軍，全由本校音樂系學生包辦。

國樂組第一名，為全盲的國樂三湯國保同學；西樂組則由西樂三的中度視障學生吳帆奪魁。兩位同學經由主辦單位兩個月特別集訓後，於九月參加一九九六年國際殘障音樂獨奏家的甄選。

古蹟之旅

（本報訊）中華文物學會所舉辦的古蹟之旅，繼宜蘭之旅、艋舺風情後，將於九月三日舉辦新竹近郊古蹟之旅。

新竹近郊古蹟之旅，參觀的古蹟包括番仔祠堂、鄭氏家廟、舊港、長和宮、進士第、貞節坊、香山澳、鄭公司寮港口、後龍鄭墓等，歡迎有興趣者洽該會（北中山北路三段49號六樓A室）或電五九二一八〇〇、五九二四九八四洽。傳真電話五九四三三七二。



國民十五年，張創辦人其昶先生六十一歲時開始籌建校，國民二十五年在大成館展出由盧毓駿教授設計之華岡學園模型。

今日截止報名

（本報訊）由學務處及校友會總會主辦的「教職員拱豬大賽」，將於本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在大雅館天仁餐廳舉行。

主辦單位為鼓勵同仁踴躍參與以增添生活情趣，特將報名日期延至今日截止。意者請向單輔組蕭小姐報名（電話分機532、533），免費參加。

比賽將視參加人數多寡採單淘汰賽或雙敗淘汰賽；採單打方式進行。每局以一人超過正、負一千分結束比賽。

教職員拱豬大賽 今日截止報名

（本報訊）由學務處及校友會總會主辦的「教職員拱豬大賽」，將於本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在大雅館天仁餐廳舉行。

主辦單位為鼓勵同仁踴躍參與以增添生活情趣，特將報名日期延至今日截止。意者請向單輔組蕭小姐報名（電話分機532、533），免費參加。

比賽將視參加人數多寡採單淘汰賽或雙敗淘汰賽；採單打方式進行。每局以一人超過正、負一千分結束比賽。

需求者透過傳真機輸入資料編號後，資料中心自動透過傳真機將所需資料傳送出去。因此，使用者只要有傳真機即可廿四小時隨時擷取「健康速訊」各期之內容。使用方法如下：START鍵。

曉公吾師逝世十週年獻辭

梅可望

曉公，國際知名的地理學家和教育家，我在初中時代就已心儀，因為我們讀的地理課本就是張公所著。但親炙曉公門牆卻在三十年後——民國五十一年初，我以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的身份，奉調位於「陽明山莊」的「國防研究院」第四期受訓一年。那時曉公擔任國防研究院的「主任」，代表研究院兼院長先總統蔣公主持院務。受訓的「研究員」只有六十多人，一律住在陽明山上的「學生宿舍」，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院內上課，聽講或參加討論，真是濟濟一堂，弦歌不絕。曉公雖以「主任」之尊，卻天天和同學們生活在一起。每夜夜，主任室的燈光要到午夜才會熄滅；而次晨六點半，主任一定親到操場帶領大家升旗。早、午、晚三餐也是與大夥一同吃的。與同學見面更是無比的親切。使受訓的六十多位同學，其中包括陸、海、空、勤、警五個軍方副總司令，六位各部會次的次長，文職都是高級簡任，武職全在少將以上，年齡最高為六十歲；全體都受到曉公的感召，乖乖的像一群小學生一般，親密得像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從那年三月初到十二月底，快快樂樂的受訓，個個得到了新知識和新精神的滿足與振奮！這一切應該歸功於曉公老師的示範和帶領。

就在那年(民國五十一年)的初秋，陽明山莊忽然來了一批年紀輕得多的人，他們穿著整齊的深色學生制服，經常抱著一疊書本，在研究院的圖書館和禮堂之間來去。大家很好奇，打聽之下，原來是曉公老師新創辦的「中國文化學院」第一期研究所的學生。「中國文化學院」？從來沒有聽說過。曉公創辦的？為什麼只有研究所呢？校舍在那裡呢？一切教育設施在那裡呢？為什麼要用國防研究院的地方呢？一連串的疑問……後來才慢慢瞭解曉公老師當年為了挽救中華文化，發揚儒學道統，培養建國棟樑所花的無限心血，所受的無情打擊和忍受無比艱困、

所作的無窮付出與犧牲。令人同情！令人敬佩！更令人感動！中國文化學院的誕生，說明了一個有宏大襟懷、有維護民族文化決心的偉大教育家，要如何傾心瀝血地為自己的理想去奮鬥！

從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的創設，到今天規模宏偉的中國文化大學，三十三年間，曉公吾師在他親自領導、建設、呵護的二十三年裡，真是每一分秒的時間都是為了學校的充實、提昇和成長。他老人家吃得比人家簡單，穿得比人家樸素，住得比人家簡陋；日繼夜、夜繼日，除了為文化學院的事以外，就是在樸素的辦公室寫「中華五千年史」。創校伊始，經費情形特別困難，但請來的「大師」如林語堂、吳經熊、吳尚鷹諸先生的禮遇是決不計較的！對學校優秀師資的爭取更是不遺餘力。許多學人受到感動，都願不計待遇為「文化」服務。「文化」在短時間內成為師資最優異的學府，曉公的號召無疑是

最重要的因素。就可望個人的體驗來說，民國五十四年自美國密希根州立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回台灣，上陽明山晉見老師。曉公堅留一起午餐，立刻命我到政治系擔任「比較政府」的課。那時我任職中央警校，又兼新成立的「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的副秘書長，負責實際會務。但一經老師提到，我就立刻應命，每星期上山兩次；待遇從未談及；而那時只有一座「大成館」；我在四樓上課，恰好與音樂系的銅樂隊在二棟的練習室同一時間。於是講課時必須張開喉嚨大喊，同學們才聽得見我的講課。卻也不以為苦，乃感於曉公老師辦學的精神，我們做學生的辛苦一點，沒有待遇，根本不值得計較了！初期在「文化」任教的學人，大致都有這種體

刻應命，每星期上山兩次；待遇從未談及；而那時只有一座「大成館」；我在四樓上課，恰好與音樂系的銅樂隊在二棟的練習室同一時間。於是講課時必須張開喉嚨大喊，同學們才聽得見我的講課。卻也不以為苦，乃感於曉公老師辦學的精神，我們做學生的辛苦一點，沒有待遇，根本不值得計較了！初期在「文化」任教的學人，大致都有這種體

認。曉公精神的感人，可見一斑。民國六十三年秋，我從美國結束黨務工作回來。曉公知道我較閒，一個月內給我四張聘書，包括「華岡教授」、「警政研究所所長」，另有兩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其中一個是負責開發去台北縣烏來鄉途中的一座荒山。我立刻會同總務處的同仁前往作整整一天的勘察。在一個星期內提出了開發該座山頭的規畫案；曉公看到了隨即召見我，很感慨的說：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樣，「文化」今天一定比現在要好得多！我認爲老師這句話是

我這一生最高的榮譽！（註）在「文化」建校的艱苦期中，外界對曉師提出很不公平的批評；說曉公辦「文化」，「用錢無預算，用人無標準，做事無規矩。一好像文化是亂得一團糟。其實這完全是出自嫉妒。曉公的抱負、襟懷、理想與執著是一般人所無法瞭解的，也無法企及的。就我做學生的體會，曉公秉持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以天下爲己任；愈在艱困之中，要「無中生有，自力更生」；明知困難，卻「雖千萬人吾往矣」！抱持復興中華文化、培養國家幹才的偉大目標，所向無前！終能克服萬難，使「文化」由學院而大學，而國際知名的大學！曉公老師的氣魄、幹勁和高尚的人格，是值得後進者與後世無限景仰的！

匆匆回首，創辦人逝世已十週年了。曉園四週的景色，依然如昨，青山環繞，遠水長流，旭日光輝，夕陽無限，一代宗師，長眠於此。這是一片清淨土，一座樂園，更是舉世仰慕的學府根源之所繫，雖時代滄桑，而精神永在。個人追隨創辦人數十年，默默的學習，奮勇的實踐，有始有終，自強不息，雖歸於平淡，而仍以讀書自娛，怡然自得。正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乃夫子之所教也。

又訪問了哈佛哲學系，探詢懷黑德(A. N. Whitehead)教授往蹟。他是張創辦人所崇敬的西方學者。張先生在所著「景福門回憶錄」中，認：「懷氏爲世界第一流的心智……他稱中國文化爲世界文化最壯大的一派，因爲他對於中國文化瞭解甚深，故能給予我們以同情與興奮。」懷氏是一位科學家、哲學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學說：重視專才，而尤重通才。他以大學爲教育節奏(The Rhythm of Education)的綜合期，從綜合中獲得智慧(Wisdom)，以任重道遠。這些都是張創辦人所讚許所推行的。

教育爲百年大計，創辦人的華岡興學，首開風氣之先。校舍的巍峨，學術的提昇，人才的輩出，深深期望著成爲世界第一流的學府。他雖去世十週年了，但他的繼承者張鏡湖博士，仍本乃父之風，高瞻遠矚，不計橫逆，奮勇當前，戮力以赴，未來的遠景，是指日可見，也是我們大家所預期的。

暑假之便，最近訪美歸來，曾於華府拜謁創辦人的師母郭秉文先生夫人，她年逾九十而精神矍鑠，承其盛情招待，並導遊美京舊地，且殷殷詢問華岡近況，其關注之情，溢於言表，令人無限感動。其他舊友相遇，當面第一句話，都是垂問華岡怎麼樣了。我都是信心十足，堅定不移的回應。

這次我同時到波斯頓哈佛大學參觀。創辦人於民國三十二年初應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考察並講學。秋間抵美即寓居麻省劍橋，在哈佛從事研究。該校魏特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曾以故諸頓教授(Charles Eliot Norton)紀念室供其利用。此次余等亦至該館參觀。隨後我們

最後我以一首短詩作結，詩曰：
華岡興學崎嶇路，都在吾師杖履中。
海外相逢人共識，曉園高誼滿長空。（作者爲本校教授）

所預期的。

曉園懷思

林子勛

郭秉文先生夫人，她年逾九十而精神矍鑠，承其盛情招待，並導遊美京舊地，且殷殷詢問華岡近況，其關注之情，溢於言表，令人無限感動。其他舊友相遇，當面第一句話，都是垂問華岡怎麼樣了。我都是信心十足，堅定不移的回應。

最後我以一首短詩作結，詩曰：
華岡興學崎嶇路，都在吾師杖履中。
海外相逢人共識，曉園高誼滿長空。（作者爲本校教授）

曉公吾師逝世十週年獻辭

念

梅可望

曉公，國際知名的地理學家和教育家，我在初中時代就已心儀，因為我們讀的地理課本就是張公所著。但親炙曉公門牆卻在三十年後！民國五十一年初，我以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的身份，奉調位於「陽明山莊」的「國防研究院」第四期受訓一年。那時曉公擔任國防研究院的「主任」，代表研究院院長先總統 蔣公主持院務。受訓的「研究員」只有六十多人，一律住在陽明山上的一「學生宿舍」，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院內上課，聽講或參加討論，真是濟濟一堂，弦歌不絕。曉公雖以「主任」之尊，卻天天和同學們生活在一起。每天夜晚，主任室的燈光要到午夜才會熄滅；而次晨六點半，主任一定親到操場帶領大家升旗。早、午、晚三餐也是與大夥一同吃的。與同學見面更是無比的親切。使受訓的六十多位同學，其中包括陸、海、空、勤、警五個軍方副總司令，六位各部會次的長，文職都是高級簡任，武職全在少將以上，年齡最高為六十歲；全體都受到曉公的感召，乖乖的像一群小學生一般，親密得像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從那年三月初到十二月底，快快樂樂的受訓，都覺得這十個月收穫極豐，真是滿載而歸，個個得到了新知能和新精神的滿足與振奮！這一切應該歸功於曉公老師的示範和帶領。

所作的無窮付出與犧牲。令人同情！令人敬佩！更令人感動！中國文化學院的誕生，說明了有一個有宏大襟懷、有維護民族文化決心的偉大教育家，要如何傾心瀝血地為自己的理想去奮鬥！

從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的創設，到今天規模宏偉的中國文化大學，三十三年間，曉公吾師在他親自領導、建設、呵護的二十三年裡，真是每一分秒的時間都是為了學校的充實、提昇和成長。他老人家吃得比人家簡單，穿得比人家樸素，住得比人家簡陋；日繼夜、夜繼日，除了為文化學院的事以外，就是在樸素的辦公室寫「中華五千年史」。創校伊始，經費情形特別困難，但請來的一大師——如林語堂、吳經熊、吳尚鷹諸先生的禮遇是決不計較的！對學校優秀師資的爭取更是不遺餘力。許多學人受到感動，都願不計待遇為「文化」服務。「文化」在短時間內成為師資最優異的學府，曉公的號召無疑是

最重要的因素。就可望個人的體驗來說，民國五十四年自美國密希根州立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回台灣，上陽明山晉見老師。曉公堅留一起午餐，立刻命我到政治系擔任「比較政府」的課。那時我任職中央警校，又兼新成立的「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的副秘書長，負責實際會務。但一經老師提到，我就立刻應命，每星期上山兩次；待遇從未談及；而那時只有一座「大成館」；我在四樓上課，恰好與音樂系的銅樂隊在二樓的練習室是一時間。於是講課時必須張開喉嚨大喊，同學們才聽得見我的講稿。卻也不以為苦，乃感於曉公老師辦學的精神，我們做學生的辛苦一點，沒有待遇，根本不值得計較了！初期在「文化」任教的學人，大致都有這種體認。曉公精神的感人，可見一斑。

我這一生最高的榮譽！（註）

在「文化」建校的艱苦期中，外界對曉師提出很不公平的批語：說曉公辦「文化」，「用錢無預算，用人無標準，做事無規矩。」好像文化是亂得一團糟。其實這完全是出自嫉妒。曉公的抱負、襟懷、理想與執著是一般人所無法瞭解，也無法企及的。就我做學生的體會，曉公秉持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以天下為己任；愈在艱困之中，要「無中生有，自力更生」；明知困難，卻「雖千萬人吾往矣」！抱持復興中華文化、培養國家幹才的偉大目標，所向無前！終能克服萬難，使「文化」由學院而大學，而國際知名的大學！曉公老師的氣魄、幹勁和高尚的人格，是值得後進者與後世無限景仰的！

老師離開我們十年了，他老人家的聲音相貌卻經常縈迴在我的腦際；他老人家的風範，更永遠是我的典型。十年間，門人弟子、社會賢達，紀念老師的文字極多。可望身列門牆，懷於「游夏不敢贊一詞」之義，謹記述片段的感想，表示私衷終生孺慕之情。想曉公老師看到華岡今日的興隆發達景象；華岡子弟遍全球，表現卓越；必定欣然含笑。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寫於台灣區域發展研究院

註：我那年冬天，即奉派赴韓國漢城任職，未能推動曉公的計畫。
(作者為創辦人受業弟子)

匆匆回首，創辦人逝世已十週年了。曉園四週的景色，依然如昨，青山環繞，遠水長流，旭日光輝，夕陽無限，一代宗師，長眠於此。這是一片清淨土，一座樂園，更是舉世仰慕的學府根源之所繫，雖時代滄桑，而精神永在。個人追憶創辦人數十年，默默的學習，奮勇的實踐，有始有終，自強不息，雖歸於平淡，而仍以讀書自娛，怡然自得其樂。正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乃夫子之所教也。

暑假之便，最近訪美歸來，曾於華府拜謁創辦人的師母郭秉文先生夫人，她年逾九十而精神矍鑠，承其盛情招待，並導遊美京舊地，且殷殷詢問華岡近況，其關注之情，溢於言表，令人無限感動。其他舊友相遇，當面第一句話，都是垂問華岡怎麼樣了。我都是信心十足，堅定不移的回應。

這次我同時到波斯頓哈佛大學參觀。創辦人於民國三十二年初應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考察並講學。秋間抵美即寓居麻省劍橋，在哈佛從事研究。該校魏特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曾以故諾頓教授(Charles Eliot Norton)紀念室供其利用。此次余等亦至該館參觀。隨後我們

又訪問了哈佛哲學系，探詢懷黑德(A. N. Whitehead)教授往蹟。他是張創辦人所崇敬的西方學者。張先生在所著「景福門回憶錄」中，認：「懷氏為世界第一流的心智，……他稱中國文化為世界文化最壯大的一派，因為他對於中國文化瞭解甚深，故能給予我們以同情與興奮。」懷氏是一位科學家、哲學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學說：重視專才，而尤重通才。他以大學為教育節奏(The Rhythm of Education)的綜合期，從綜合中獲得智慧(Wisdom)，以任重道遠。這些都是張創辦人所謂讚許所推行的。

教育為百年大計，創辦人的華岡興學，首開風氣之先。校舍的巍峨，學術的提昇，人才的輩出，深深期望著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學府。他雖去世十週年了，但他的繼承者張鏡湖博士，仍本乃父之風，高瞻遠矚，不計橫逆，奮勇當前，戮力以赴，未來的遠景，是指日可見，也是我們大家所預期的。

最後我以一首短詩作結，詩曰：
華岡興學崎嶇路，都在吾師杖履中。
海外相逢人共識，曉園高館滿長空。(作者為本校教授)

思懷園曉

勛子林

就在那年(民國五十一年)的初秋，陽明山莊忽然來了一批年紀輕得多的人，他們穿著整齊的深色學生制服，經常抱著一疊書本，在研究院的圖書館和禮堂之間來去。大家很好奇，打聽之下，原來是曉公老師新創辦的「中國文化學院」第一期研究所的學生。「中國文化學院」？從來沒有聽說過。曉公創辦的？為什麼只有研究所呢？校舍在那裡呢？一切教育設施在那裡呢？為什麼要用國防研究院的地方呢？一連串的疑問……後來才慢慢瞭解曉公老師當年為了挽救中華文化，發揚儒學道統，培養建國棟樑所花的無限心血，所受的無情打擊和忍受無比艱困、

所教的。

暑假之便，最近訪美歸來，曾於華府拜謁創辦人的師母郭秉文先生夫人，她年逾九十而精神矍鑠，承其盛情招待，並導遊美京舊地，且殷殷詢問華岡近況，其關注之情，溢於言表，令人無限感動。其他舊友相遇，當面第一句話，都是垂問華岡怎麼樣了。我都是信心十足，堅定不移的回應。

這次我同時到波斯頓哈佛大學參觀。創辦人於民國三十二年初應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考察並講學。秋間抵美即寓居麻省劍橋，在哈佛從事研究。該校魏特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曾以故諾頓教授(Charles Eliot Norton)紀念室供其利用。此次余等亦至該館參觀。隨後我們

又訪問了哈佛哲學系，探詢懷黑德(A. N. Whitehead)教授往蹟。他是張創辦人所崇敬的西方學者。張先生在所著「景福門回憶錄」中，認：「懷氏為世界第一流的心智，……他稱中國文化為世界文化最壯大的一派，因為他對於中國文化瞭解甚深，故能給予我們以同情與興奮。」懷氏是一位科學家、哲學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學說：重視專才，而尤重通才。他以大學為教育節奏(The Rhythm of Education)的綜合期，從綜合中獲得智慧(Wisdom)，以任重道遠。這些都是張創辦人所謂讚許所推行的。

教育為百年大計，創辦人的華岡興學，首開風氣之先。校舍的巍峨，學術的提昇，人才的輩出，深深期望著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學府。他雖去世十週年了，但他的繼承者張鏡湖博士，仍本乃父之風，高瞻遠矚，不計橫逆，奮勇當前，戮力以赴，未來的遠景，是指日可見，也是我們大家所預期的。

最後我以一首短詩作結，詩曰：
華岡興學崎嶇路，都在吾師杖履中。
海外相逢人共識，曉園高館滿長空。(作者為本校教授)

在中華民國創辦一所大學，應以宏揚中國文化為宗旨，這是當然的。但既用「中國文化」四字作為校名，似乎涉於誇大，我們確也不敢以此命名。因為先總統蔣公聽到了我們的用意，他賜予題名曰「中國文化」，我們敬謹接受，這是我們華岡學園命名的由來。茲將本校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分為下列四點而略述之。

一、辦學的基地

禮記學記篇曰：「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學記篇是講中國教育理論的重要作品。一個大學的校址，應該具備藏、脩、息、遊四種功用；藏是居住，脩是教學，息是休閒，遊是娛樂，四者都具備了，才是一個理想的基地。本校創辦時，最後選定華岡為校址，是本於這樣的見地的。華岡原來是橘子園，並無地名，亦無建築，華岡地名是我們自己所創造，取義於「美哉中華，鳳鳴高岡」之意。因為我們自己編纂地圖，當中華民國新地圖第一冊「臺灣

中國文化與華岡學園

張其昀

省」出版時，在臺北市陽明山圖幅上，就有華岡的地名。華岡是海拔四百多公尺的高岡，巍然特出，在臺北市區內每一角落都可以望見華岡，青山掩映白屋，非常清晰美觀。登臨其地，俯瞰平原，河海交流，後面群峰，有如畫屏，使人胸襟灑然，心曠神怡，校園蔥蘢，花木蔭蔚，真是居住、教學、休閒、娛樂的好地方，有「城市山林」、「世外桃源」之一目，實為觀光勝地。曾有一次，日本十位大學校長來訪華岡，其中有一位於登高遠眺，望見了太平洋和臺北市之後，讚美華岡，謂校園風光之佳，可稱為世界第一所大學。

二、辦學的基本

大學園地主要是在制禮作樂，制禮是要有秩序，作樂是要有和諧。一面是秩序，一面是和諧，兩者相輔相成，方能發展成爲理想的生活，理想的文化，禮記明堂位篇有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這是制禮作樂四字的出處。禮樂之教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莫不以此爲理想，有秩序與和諧，而教育是建國之急先務，更應該如此。所以大學教育最基本的課目，第一是體育。第二是音樂，先總統蔣公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體育的目的在於培養運動員公平競賽、遵守規則的精神，所謂「其爭也君子」。音樂的目的在於借重樂器，培養對稱、韻律、和諧、合作的精神，所以謂「盡善盡美」。孔學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樂是數一數二的學科。中國古代文化，禮樂明備，彬彬稱盛。中古以降，禮崩樂壞，文化衰落。今天要講復興中國文化，首須復興禮樂之教。而環顧國內大學，似尚多未能注意及此。故本校創辦之始，首先成立藝術研究所與體育、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系，並於教育宗旨德、智、體、群四育之外，增加了美育，定爲五育並重。經多年來的倡導，最近立法院通過「國民教育法」，也正式確立了五育的名稱，這是我們最爲滿意的。

三、辦學的目標

禮記大學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國父曾經說過，中國古代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條目，是世界最完整健全的政治哲學，西洋莫能與之相比。現代大學教育最高目標，就是治國、平天下的治平大計。這是民族主義的精華，也是以三民主義奠定世界和平最正確的道路。現在世界政治由於兩種極端的思想，矛盾衝突、相激相盪，釀成世界大戰，世界人類無日而得安寧。一種是國家主義，只知道有忠，不知有恕，惟我獨尊，惟力是視，大國侵略小國，強國併吞弱國，結果就是帝國主義。一種是世界主義，想要泯滅國家界限、民族特性，用共產主義來統一世界，結果就是紅色的帝國主義。中國的政治哲學則異於是，蓋折衷於國家與天下，既不偏重國家，也不偏重天下。我們必需愛國，要獨立自主，圖國家之富強；但我們的目的是平，平就是和平，以平等互助方式，幫助別國，希望他國人民也都愛國，也

都富強，真正的共存共榮，以達於世界大同的盛治，這樣就是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精華。華岡興學要使大學生都有民族大義、愛國精神，這是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現在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德國、中國留學生總會的會長，都由華岡畢業的校友來擔任，高舉反共旗幟，作中流之砥柱，這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

四、辦學的方法

易經這部書，可說是一部最光明正大的教育哲學。易經開宗明義第一章，有「乾、元亨利貞」五個字，幾已把辦學的方法和方法，包舉無遺了。茲略述如左：

(1)「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體是身體力行之意），足以長人。」元的意思是元首，是首長，也就是領導。領導方法就是行仁，方足令人心悅誠服。一個大學自校長以下各位首長乃至所長、系主任、各位教授，都應該用愛心來領導，方能成功。有一位韓國大學校長，問本人辦大學有什麼秘訣。本人說「沒有」，如果要說「有」，那就是「愛」字了。

(2)「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體。」亨的意思是集會，是會議，就是好好的會商。國父著手著民權初步一書，講明辦學原理，就是講開會的方式，要使一切合理化（合體）。大學教育除上課外，就是社團生活，社團就是集會，由此可以培養學生的表達、判斷、組織、領導和創造的能力。所以說：「社團是大學的生命線。」

(3)「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利的意思是利益、快樂和幸福，這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目的。利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不僅是一時的，也是持久的；不僅是一人獨享的，也是大家所共同享受的。如何能達到真正的利，那必須本於正義，正義所生，才是幸福。大學各門學科，都講理論與應用，理論是正義，應用是幸福；各門學科必須認真探討理論，才能學以致用，創造事業、報效國家、造福人群。

(4)「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貞的意思是貞操，是專心一志，恒久從事。貞則固，固就是堅毅、完整和善相樂。貞是講一切創業辦事的精神，志趣既定，邁往前進，不觀望，不徘徊，百折不回，再接再厲，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一部世界歷史，以思想開其端，以行爲總其成。易經乾卦裡面還有一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能夠自強不息，天下事沒有不能成功的道理。大學教育所能給予學生的啓示，最重要者莫過於此。

（本文爲作者於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廿一日對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教育文化組訪問團的歡迎辭）

民國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夏天，我在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念完兩年，同學分組團前往遠在貴州的浙江大學本校，歷經閩北、贛南、粵北、湘南、桂中、黔南到達貴州北部大城遵義。三十四年夏畢業於浙江大學史地學系，時值日本投降前夕，我倖考取母校校史地研究所史學組。曉峯師於三十二年六月初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前往美東哈佛大學訪問，於三十四年秋冬之季返校，我才有機會聆聽教誨。

三十五年夏浙大開始復員，我們組隊自遵義經黔南、湘西到達長沙，乘火車到武漢，再買舟東下，經過九江、南京，到達上海，改乘滬杭甬路火車到了杭州。那時，校區殘破，校舍尚在興建中，乃先行回麗水老家。因學校要到十一月才開學，設在雲和縣的浙江省立處州師範學校延聘我擔任史地教師一學期，功課採密集方式講授，於十一月初授畢。隨即回家轉往杭州，開始研究生第二學年的學業。翌年暑期，碩士班課業結束，論文也已完成。

這時浙大史地系所與京滬、滬杭甬兩路局進行建教合作，浙大聘我為助教，曉峯師指定我的工作是在充實研究所的圖書室，並擔任系所會議的紀錄。這一年向國內各大學與研究機構搜購學術書刊，精裝成冊。

如地質調查所出版的期刊平常是難以看到的。曉峯師自存的資料也予以整理，我發現有不少卡片，都是成語的摘錄，其中有不少娟秀的筆跡是出自張師母的辛勤抄錄。

在擔任助教的一年，也在先修班講授「中國通史」，把碩士論文修正交出，並抽暇撰寫短篇的宋史論文如「宋代富商」的由商而士、「北宋商業中心的考察」與「北宋商稅在國計中的地位與監稅官」等在南京中央日報「文史」與「食貨」周刊發表。該建教合作計劃是研究兩路沿線的名勝史蹟，我曾到上海、南京等地訪問。三十七年五月出版一本「西湖圖景」，內有曉峯師的「西湖勝蹟的由來」，我的「西湖名勝史蹟述略」，內附名勝照片多幀。還有「西湖勝蹟圖」、「孤山岳墳勝蹟圖」、「之江江岸勝蹟圖」與「杭州市區公路路線圖」等，出自陳述彭學長的手筆。

三十七年春，在福建晉江(泉州)國立海疆學校任教的程光裕學長推介我到該校執教，以副教授名義延聘。我於同年九月十八日前往上海等候輪船到廈門去，費時頗久，抵達泉州已是十月中了。泉州與杭州一樣，也是歷史上著名的城市，它是唐宋時代對外貿易的大埠。我在教課之餘，就是走訪名勝古蹟，並作紀錄，嘗撰「宋泉州南安九日山石刻之研究」一文。常給在浙大的老師如陳樂素師、曉峯師等寫信請益與問安，他們的回信皆語多慰勉。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南京被共軍攻陷，五月一日杭州的國軍也撤退到錢塘江以南，國民政府已有以西南各省與台灣為反共基地的打算。當時在

杭州·泉州·臺北

曉峯師逝世十週年前夕的追思

海疆學校任教的浙大校友尚有楊懷仁、文煥然、夏紀鼎、姚國水與趙昭昭等，我們曾向在臺灣省教育廳任職的程蘊良兄函洽，有無擔任中學教師的機會，函復是機會甚少。五月上旬，閩北共軍陷南平後，福州吃緊。十六日報載廣州閩錫山發起反共大團結，曉峯師與賓四先生均在會上發言，可見曉峯師已自杭州撤退到廣州。閩北戰事轉而沉寂，學校提前於五月中旬結束。六月下旬，閩北與閩西之共軍又蠢動。七月二十日下午突接曉峯師自台北來示，囑光裕兄與我前往台北工作，以編審名義延用。並提及他學友願往，亦可考慮。我們不勝興奮，立即回函表示同意。二十八日晚峯師二次來示，囑寄履歷表與照片，以便辦理入台證。第二天即將上述各件付郵。八月六日晚峯師來示，謂入境證二、三日內即可寄出，並囑趙、文、姚等有意前往工作，希即寄履歷表與照片，俾可辦理入台證。那時楊懷仁兄已啟程赴英國深造。在等待入境證期間，不無焦急之感。八月十三日收到入台證，至旅費俟抵達台北後支付，得先行自籌。十八日福州確已易手，當晚光裕兄出示曉峯師急電，催我們速去。該電報校方十四日已經收到，卻被壓了四天，因校長易人，總務處

擔任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秘書。他聯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歷史系治歐洲近代史，四十六年夏獲碩士學位。同時，我駐美大使館增設文化參事處，乃又前往美京華盛頓，在我文參處任文化專員，迄至四十七年秋奉調返國。那時，曉峯師已出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梅貽琦先生接長教育部。梅先生原在紐約，是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有兩年半的時間在紐約文教處工作，不去去接教育資料館的館長了。同年十一月曉師得梅部長的同意，借調我上陽明山，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院務處副處長。不久，又籌辦國防研究院，也參與籌備工作。自民國四十八年到六十二年為國防部研究院辦理時期，院長是蔣總統兼，曉師擔任主任，負責實際責任。

◎宋晞

民國五十一年曉師又在陽明山創辦中國文化研究所，招收碩士班研究生，第二年開辦大學部，改名改稱中國文化學院。按籌備之初，設遠東大學董事會，當向教育部申請立案之際，蔣總統爲了校名，曾兩度親函曉師，認爲遠東大學之名稱有待考慮，不妨以中國文化研究院爲宜。曉師遂以中國文化學院向教育部申請立案。我在籌備之初即參加工作，學校開辦以後，除了教課以外，先後曾擔任博物館館長、出版部主任、史學系主任、史學研究所所長、副院長、第四任院長。六十九年奉部令改爲中國文化大學後，又自七十五年起接任文學院院長。

人員也有調動之故。我們決定十九日離開泉州，前往廈門。自晉江乘公路車到東石，換乘輪船，於下午六時抵達廈門，住進青年會宿舍。二十一日向中央航空公司購取機票，每張銀元二十七元。翌日上午十時到達機場，十一時起飛，於十二時半在台北市松山機場降落，前往蘊良兄家休息，承他們夫婦熱情接待。當晚晚上草山，謁見曉峯師於設在警務處招待所的辦公室。他告訴我們：因籌辦革命實踐研究院，他是院務委員兼第一處(教務)處長，下分三課。囑光裕兄長課務，我則負責編譯，王省吾兄主持圖書資料。當晚即住在草山國際飯店。廿四日自蘊良兄寓所遷至介壽館一樓後進居住，加入伙食團，開始辦公。在晉江海疆學校的浙大同學祇有姚國水兄於廿六日抵達台北，一起在編譯課工作。

韓、日、美、加四國訪問，我以團員兼秘書名義隨同前往。返國以後曉師於十月底在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中華學術院，聯繫中外學者從事華學研究，他任院長，我被任命爲秘書長，於五十七年夏舉辦首次國際華學會議。盛況空前，對促進中外學術文化交流，甚有貢獻。曉師繼「中華民國創立史」之後，撰寫「中華五千年史」不遺餘力。晚年因病在榮總療治期間，曾囑筆者對東漢以後之「中華五千年史」能繼續完成之。他明白指示：通史的撰寫要顧及鄰國與世界的關係，並應做到圖文並茂。

光陰過去很快，曉峯師逝世已經十年了，追思之忱未嘗稍懈。本校出版部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以前將張氏畢生論著，在中央黨史會與國史館的合作下，印成「張其鈞先生文集」凡二十五冊，不包括現尚流通的「中華五千年史」等八種中英文專著。今年將「張其鈞先生文集續編」三冊印行；文學院史學系所定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假中央圖書館舉行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都是對張創辦人的追思，極富有紀念意義之舉。

(作者為本校文學院院長)

心在學術

——追思創辦人曉公夫子

◎王吉林

吾校創辦人曉公夫子，早歲以地理學知名，曾任教中央大學，後轉任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長、文學院院長，領導研究，育成英才，為世所稱。中歲棄贊中樞，追隨先總統 蔣公，改造黨務，鞏固臺澎，而世人所知則其功在教育。晚年創辦中國文化大學，而欲「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往聖非止中國之往聖，而太平是求全世界之太平。於此可見曉公夫子之胸懷，已出凡人聖。

曉公夫子為學，承浙東學術一脈，特重經世致用，不尚空言，因而重視著作。曉公所撰研究論文及專著均享譽學界，而其所著時事論述及一般著作，均以學術為基礎，條理清楚，論斷有據，為一般學人所不能為，或不肯為。以是之故，曉公夫子對學生輩之略能提筆者，均鼓勵有加，特別呵護。翌年改為中國文化學院，始招大學部學生；民國六十九年改為中國文化大學。曉公夫子以一介書生，半生從事教育

立大學，且優於公立學校。人不敷出，債務日增，乃成一不容諱言之事實。民國六十一年冬，有幸與研究所學長數人，於舊大恩館聆聽創辦人訓示曰：「華岡與學，我過了十年三十夜的日子。今後十年，是諸君與我共同奮鬥的日子。」聞之心酸淚下，每以此言為創辦人與學艱苦之寫照。

民國六十一年以後十年，學校受到頗多衝擊，內外均有。創辦人以人人皆君子，可與之適道，可與之共事，然非無君子，不多而已。黨同伐異，圖謀私利置學校於不顧，財務日窘。創辦人適以微恙，人榮總治療。復以年老體衰，恐有併發之症，因而長住榮總養病。此時華岡，套用坡公之言，可謂「舞鱗鱗而號狐狸」之時代。

七十二年夏六月，我去榮總看創辦人。他一見即問：「你回來了！暑假過後還去美國吧？」我立即回答：「暫時不想去了！以後有機會再說。」隨即報告在美情形及見聞，創辦人頗為欣悅。是後常在上午十時左右去榮總探視創辦人。創辦

辦人精神好時，多談一會，然亦不敢多耗，約以一刻鐘為度。此後探視創辦人，數度言及時局，每以當時政治安定，社會繁榮，國際地位蒸蒸日上，為先總統 蔣公付託得人，蔣經國繼承志，發揚光大。有以致之。微經國總統，則先總統 蔣公在台政績不彰，史實或將湮沒。曉公夫子對愚見甚表同意。但我另有所指，以夫子之聰明睿智，自當會意。民國七十四年夏初，再去榮總看創辦人。這次所談頗久，創辦人一再挽留，我也就肆無忌憚的與創辦人談了近一小時。首先講到我對西藏史頗有興趣，這幾年追隨歐陽無畏先生，略有心得。創辦人隨即問札奇斯欽先生現在何處？能否再來本校任教？我告以札奇先生定居美國，並在美國大學任教，似不可能再來本校。創辦人聽後，有些悵然。他又問我有無在民族與華僑研究所開課，我馬上稟告民華所有無系，專任教授排滿任教鐘點已非易事，那裡會考慮到我，何況我史學系、所課已夠，不必外求。他老人家聽後默然，沒有表示意見。我們也談了些別的人與事，因為牽涉他人，不擬多言。

在回程中，心中非常激動，以老夫子八十五高齡，身在病中，猶以學術研究為念，想為華岡聘請名師，帶動研究，此心同於佛祖。這是我最後一次去看創辦人，也是他老人家以學術研究為己任的一次示現，感召後人。吾人今日追念創辦人，唯有以他的理念從事教育工作而已。

（作者為本校教務長）

懷師憶往

——紀念先師逝世十週年

◎大易德

一、大門常閉
予追憶曉師，始於民三十九年。其時，師任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予則兼任第五組專門委員（本職為國防部參議），因公接觸之機會頗多。是年冬蒙師保送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一期受訓。結業後，奉國防部總政治部蔣主任（經國先生）調為北部防守區政治部主任，將離職，向師請訓焉。師曰：「君向任軍職，今奉命助掌北門之管，希善盡厥職，為國效勞，它日如願重返黨工，本會大門常開，隨時待君歸來。」語殊親切！予深受感動。後此遇機即趨前承教，不因調職而疏于叩候也。

十三年後，予在軍方已三易其職。初調陸軍第二軍團政治部主任，次調總政治部（後改總政戰部）政治作戰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再次調國防部聯合戰研究督察委員。師亦三易其職：初由黨秘書長調行政院教育部長，次調本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再次調總統府國防研究院主任（院長總統兼）。民五十二年，蒙師薦調國防研究院第六期受訓，為期一年，遂得重返師門，潛心學習國家戰略。結業時，曾將師之臨別贈言，撮其要旨，成詩五首以獻于師，師為之莞爾。詩附于后：

將別山莊謹憶曉師勉語要旨，成詩五首自勵並贈同期學長，院無俗土信堪豪，山有靈仙不在高。第一「難忘風月夜」，臥聽「溪雨」夾「松濤」。

始至櫻花帶雨濃，去時黃葉滿山峰。師言「四季多佳色，最耐人思卻是冬。」

「十月之交」未可忘，「縱橫風雨」夜連床。與君「宜贊中興業」，莫只山莊論國防。

「十月之交」，語出毛詩，此假用相交十月之意。插眼「龍蛇起陸」時，「江湖行道」欲何之？窮通不就君平卜，合問「開山幾」大師。大道行時何問隔，「吾曹恰似水長流」。臨歧記取橫渠語：「繼往開來永不休」。

三、山莊七載

訓滿之日，師親至陽明館約談，留予在院任國家戰略研究委員會兼總務處長，予僅允任一職，兼職則以無此專長而婉辭。師曰：「

君從事黨政軍工作多年，歷任主管，安得云不善總務！且辦總務者，首重清廉，一般工作，有僚屬分層負責，但須嚴加督導而已。君之廉能，予所深知，希能兼任二年，屆時當為調整職務。一師既如此期許，未便堅辭，遂就任焉。此二年中，勉勵從事，幸無阻越。尤以籌建中山樓，修建梨洲、舜水二樓及職工宿舍，深獲師之贊許及同仁推重。二年期滿，奉調為講座兼教務處長，並兼代文化研究所所長。又二年期滿，調升為副教育長（教育長為徐上將培根先生），承師命處理全院院務，以至該院結束之日止。在院七年，遽爾星散，不無感觸，復成詩五首呈師，師表謙抑，並加勉慰。

重過陽明山莊感賦

依然鹿洞鶴湖明，雲散風流可勝情。賸有宵闌明月照，已無窗下讀書聲。

山樓夜話記當年，謾說松風灑瀟泉。已歇茶煙人未散，數聲蛙鼓起塘邊。

每及空山新雨後，閒看雲破月來時，此心朗徹如明鏡，那許塵埃入我詩。

十四年間造士多，勞謙卻道主恩波。堂堂一身將隱，千仞岡頭任嘯歌。

絃歌響轡門牆在，百代師承不可忘。大難方來誰有責？陽明弟子要擔當！

四、宏揚詩教

民五十七年，師為繼承于買，宏揚詩教，于中華學術院成立詩學研究所，敦聘監察院代院長張維翰先生為所長，立法委員彭彭士先生為副所長，另聘海內外名詩人、專家學者梁寒操、丁治警、易君左、成惕軒、李漁叔、何志浩、李猷、吳萬谷、陳逢源、林熊祥等先生數十人為研究員。本所在 曉師與張彭二先生賢明領導之下，經常舉行雅集、出版刊物、研究專題，參加各種紀念，出席世界詩人大會，對昌明詩學，宏揚詩教，具有甚大成效。歐美諸國之大學、國會，知我國有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者頗多。予初為委員兼執行秘書，其後升任副所長、所長，自愧學識謬陋，才力微薄，對所務未能積極展開，實有負於師之期望與付託。惟中華詩學雜誌（前為月刊，現為季刊）至今國內外刊物尚無能超過其水準者，此則遵守師之訓示，重視內容與夫主編同仁共同努力之所致也。

五、永懷師恩

師歸道山，于今十載，心念舊恩，能不愴然！在昔孟子滕文公篇曾記「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行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師恩之感人如此其深也，弟子之懷師如此其永也！今曉師之墓在華岡，

（下轉第七版）

緬懷恩師張其昀(曉峯)教授逝世十週年

◎趙松喬

四十六年前，在烽火連天的日子裡，在萬分無奈的心情下，我送別恩師於杭州城站。原以為不久即可重逢，不料海峽兩岸長期烏雲翻滾，道路阻塞，此行竟成永別，令人悲痛欲絕。

十七年前，大陸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多次獲准出國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得以邂逅鏡湖師弟，代向恩師請安，但始終無緣面謁。

五年前，恩師仙逝已五載，海峽兩岸文化交流通道首次開了一條「門縫」，我才得以以「大陸傑出學者」身份，訪問寶島兩週，從而瞻仰恩師遺容並在墓前默哀，但歷時太短，又得匆匆拜別。

今年是恩師逝世十週年紀念，適逢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之門比較敞開，我獲准來恩師親自締造的中國文化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半年。教課之餘，通讀了恩師近幾十年的浩瀚著作，並得經常徜徉於曉園的翠柏繁花之中。面對寶島的青山綠水，背枕華岡的幢幢高樓，彷彿顯現恩師生前高大而親切的形象。恩師畢生勤懇治學，君子為人，立德、立功、立言，俱成就卓著，英靈自是永垂不朽。

追憶五十七年前初秋的一個下午，我剛考入浙江大學(當時內遷至廣西宜山)史地系不久，恩師本著大教育家熱忱培養後進的宏願，命我從教室隨行至寓所，作長達四小時的諄諄教誨，主要內容在於「立志」和治學之道，下列幾點我尤為銘刻在心，終生不忘。

- (1)必須畢生勤懇治學和工作，不得稍有懈怠之心；並應做到「但問耕耘，不問收穫」。
- (2)努力發揚浙東學派「經世致用」的精神，以科學和教育救中國，並為全人類服務。
- (3)治地理學必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然和人文相結合，並能像蜜蜂一樣，採百花釀為蜜。
- (4)「空間」(地理學)與「時間」(歷史學)必須密切結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 (5)讀書必須苦學和深思相結合，要勤於分類做札記和搜集資料。

恩師以身作則，當時即已積累四十大木箱的札記和科學資料，並在極其困難條件下，輾轉隨身攜帶。

此後大學生四年和碩士研究生三年，我均在恩師親自指導之下。恩師命我一「通才」教育和一「專才」教育並進，既廣泛修習高等數學、高等化學、歷史、地質學等自然科學課程以及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邏輯學、中國文學等社會、人文課程，又幾乎全部修習地理系、歷史系和外交系的主要課程。在「專才」教育方面，則著重鑽研人文地理、歷史地理、中國地理及東南亞地理等專業。因此，台灣光復之初，我剛

獲碩士學位並提升為講師，恩師曾有意派我來台工作，並較大規模開展東南亞地理研究；但適逢美國國務院邀請出國進修二年，不果行。其後不久，我獲克拉克大學博士學位，返浙江大學任副教授，恩師即指派我擔任五門課程的教席，而以接班任教「中國地理」這門必修課程為重點。之後，大陸政局發生翻天覆地的動盪，帶來教學研究機構和個人處境的劇變。過去以綜合性大學著稱於世的浙江大學被調整為單純工科大學，恩師艱苦創業的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等機構，隨之灰飛煙滅。我個人也被改派到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工作，研究重點從人文地理學轉向自然地理學，主要研究地區也從東南亞濕熱地區改為西北乾旱地區。所幸「中國地理」研究方向尚能銜而不捨，並因工作需要，半個世紀來，幾乎踏遍祖國的山水水水，「自然」和「人文」以及「空間」和「時間」也能較好融會貫通。因此，我在十年以前即能在大陸和美國分別出版《中國自然地理》這部專著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去年結合成國講學需要，又在美國出版《中國地理、環境、資源、人口和發展》這部綜合性專著的英文版。飲水思源，這都是恩師多年苦心培育的成果；計劃明年能完成該書的中文版，敬呈獻恩師在天之靈。

令人愛國之心油然而生。這可說既是科學巨著，又是文學創作，從而莫立了中國區域地理學的基礎。九一八事變前後，恩師又以青年教授的身份，在當時歷史條件極其艱難可貴的情況下，實地考察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對祖國廣大邊疆地區的山川形勢、歷史演變、民族風貌、經濟發展以及軍事國防等方面均作深入的科學分析，並大聲疾呼，喚起民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可說是中國人文地理學和邊疆研究的開創。同一時期，恩師在受命實地考察浙江省名勝古蹟之後，對該省「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以及「雲山千里，松竹萬家」等等雄麗景色，作出全面而細緻的刻劃和分析，不愧為現代旅遊地理學的先驅。恩師從三十六歲迄四十九歲，又艱苦創辦浙江大學史地系、史地研究所等學術機構以及「思想與時代」等學術刊物，為中華民族培育英才，厥功甚偉。不少當時畢業於浙江大學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迄今仍活躍於太平洋沿岸和海峽兩岸，肩負重大科教研和教育任務。

後年能完成該書的中文版，敬呈獻恩師在天之靈。國內外都公認：恩師是中國現代地理學創始人之一。恩師二十五歲時即以編著《高中本國地理》一書震驚全國。該書以生花之筆，將祖國遼闊疆域劃分為二十三個自然區域，每區各成一章，「以山川風物之提要貫其首，而以人地關係之結論殿其後」，各區一派「人傑地靈」的景象均躍然紙上，

之後幾十年，恩師來寶島擔任重要行政工作，無暇再對地理學多作重大貢獻；但是，這無損於恩師在地理學界業已樹立的崇高地位。恩師又始終堅持勤懇治學和工作，雖在百忙之中，學術論文和專著仍源源大量湧現，對歷史學和哲學尤多創見和貢獻。以孔子學說為核心的《中華五千年史》之教，尚未全部完稿，自是不朽之作。「真、善、美、聖」之教，比之過往單純「真、善、美」的追求，自是更上一層樓。華岡興學，白手起家，更是恩師在教育事業的最大成就。百年樹人，功德無量，其廣度和高度尚遠在浙江大學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之上；後兩者實際上亦得以依附中國文化大學而獲得新生。

本人對畢業同學三章之希望

一、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二、質樸堅毅的華國人

三、治國平天下的領導人才

敬以此為本屆送別晚會的祝辭

張其昀

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作者為創辦人的受業弟子)

(上接第六版)

亦獨仲尼之墓之在孔林也。吾曹弟子，其有遵古禮而行心喪者乎！其有築室於場獨居三年者乎！禮以時為尚，今之時非古之時，今之禮亦非古之禮。費舍在邇，安用築室，群集墓園，安用獨居！永懷德澤，奚止三年！師靈不昧，陟降其間，睹桃李之滿門，聞絃歌之盈耳，欣道統之有傳承，幸人才之能輩出，亦足以含笑於九原矣。今日為師之逝世十周年忌辰，吾曹正立拱手，以一瓣心香，行瞻拜之禮，表哀戚之情，記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師在冥冥中，其能鑒此亦忱乎！

(作者為本校退休教授，本文轉載自「中華詩學雜誌」12卷第四期)

感懷恩師略敘往事

◎裕光程

民國三十六年初夏，我自杭州赴上海探訪親長，承鄉前輩胡伯引導拜謁胡適之先生，先生和藹可親，言談多啓發性，他詳詢我求學歷程、浙大史地方面師資情況，當我說曾受教於張其昀（曉峯）師、陳樂素師時，先生即說：「樂素是援庵的哲嗣，援庵為目錄學、校勘學名家，治學嚴謹，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又說：「張其昀有學問！」隨即問：「你有興趣去北京嗎？」我答：「北京藏書豐富，如有機緣去繼續做研究工作，是最樂意的事。」他說：「研究所畢業，要從助教做起。大學裡有很紮實的助教、講師，至於教授很難說個個都有高水準。」又說：「目前北京情勢混沌，這種情形，明年該有分曉，到時再來。」

當我們從黃浦江濱的數十層大樓中告辭而出，胡伯笑著說：「嗣糜（適之先生的乳名）今天的話很難得。」我說：「那是叨了老師的光，老師受胡先生讚譽的關係。」

我回杭州，每日閱報，關心時局的發展。適福建泉州國立海疆學校有函來校徵聘教師，一日我至中正巷曉師寓所，表達前往任教之意。曉師說：「何必遠去這小學校，安徽大學不是要你去嗎？」我說：「我們徽州人有句鼓勵鄉人到外地謀生奮鬥的話：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當地辣椒，不辣！我回家鄉工作的興趣不大。」我又將在上海謁見過之先生的經過陳述，並說：「今日時局變化，就情勢看，恐凶多吉少，由

於蘇聯支持勢力的發展，鄉村包圍都市，自西北高原趨向沿海地帶，情勢演變真難估測。這種情況與抗戰時正是相反，因那時的敵人來自於海上，我們避遷於西北西南山區，可逢凶化吉。譚其驥老師講授歷史地理時曾說：「中原有戰亂，土人多北走胡，南走越。」泉州為古閩越之地，是宋元時代的濱海名城，我想去！」曉師自椅上起立，說：「那有這樣，太悲觀了，回去想想，還是不去的好！」我冷靜的思考三日，決定去泉州。是年八月我離杭州，行前至曉師寓所辭行，曉師叮嚀說：「好好教書做事，立定腳步，站穩腳跟。」

我從上海乘林森號輪船赴廈門轉泉州。海疆學校是所專科學校，以招收南洋僑生及閩粵僑鄉學生為主，設二年制五年制師範、商業專修科，師範專修科分國文、史地、教育三組，商業專修科分國際貿易、銀行、會計三組，我任史地組副教授。翌年，我在校長與同仁力促下出任教務主任，我邀浙大校友文煥然兄兼註冊主任。時大局日益吃緊，蘇浙方面友好多求南下，浙大校友先後到校者又有夏紀鼎、趙昭明、宋晞、姚國水、楊懷仁諸兄，國水後接替煥然以地學副教授兼註冊主任，昭明以地學講師兼系主任，舊友聚集，至為歡欣。

泉州為著名僑鄉，美鈔、英鎊、港幣流通民間，自濟南失守，國幣價值一日數跌，外幣在市面上缺跡，日用品價格高漲，生活日窘。

三十八年六月十日，曉師自廣州寄出航空信說：「光裕吾弟惠鑒：上月二十一日手書，欣已誦悉，至慰遠念。均擬再度赴美講學，正在接洽中，大約一、二月內即將成行，如展緩出國，擬與友人在香港辦一文化學院，藉維生計，亦在進行中。足下等今後方針甚以為念，如得僑胞贊助在南洋辦一中學，亦計之得，因今後軍政府發薪終有難未為繼之慨也。均以後行蹤當續奉告，此詢研安！其昀敬白。六月十日。」信中並附「亞洲文法學院暫定簡章」乙份。亞洲文法學院後易名為新亞書院，我於「一代儒宗錢穆」新亞書院創辦內幕」文中記述其事。（文刊民國八十年六月「中外雜誌」四十九卷六期）賓四師於「紀念張曉峯君友」一刊「中外雜誌」一、「傳記文學」刊「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自述」文中均有記述。我接信後即進行

赴南洋僑校任教事宜甚為順利。曉師又於七月十八日自台北草山寄到航空掛號信說：「均現來台北，原定計劃欲出國講學，護照已辦。嗣接 蔣公電召，堅留相助，彼在患難中，承數度責以大義，不便固拒（閩內閣改組，原以均忝長教部，亦以蔣公欲留置左右而作罷），現任總裁辦公室秘書組組長，可以編審名義聘請數人，弟等如可來此，極表歡迎。友人繆贊虞君藏書數萬冊，現存均處，以言史學圖書之完備，海內少見，其比於弟等之進修，亦有裨益。來台後生活自無問題，旅費如需要可先匯，否則逕行來台即可。」又附：「均同時負責籌辦革命實踐研究院，如足下願在研究院工作亦可。」七月二十日左右，謝文治兄自溫州乘機帆船到泉州，聞曉師已抵台，即乘船赴基隆。八月初，又接到曉師電報一通：「入口證已寄，望即起程，旅費補發。」我打消赴南洋之計劃，與宋晞兄先去廈門，八月二十二日自廈門搭飛機抵達台北，數日後國水兄亦來台追隨曉師。

四十二年六月一日曉師出長教育部，我亦於是月七日隨台灣省教育廳廳長劉先雲先生到廳任主任秘書，以迄四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止。在此期間除四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日奉派赴日本考察社會中心教育外，留台時每週多有二、三次奉召到部接受面示，曉師說：「中華民國只有台灣省，中央與地方為一體，才政通人和。」我在督責下，努力於協調工作，配合中央政策，開展教育與軍事宜。工作繁冗，心情則極感愉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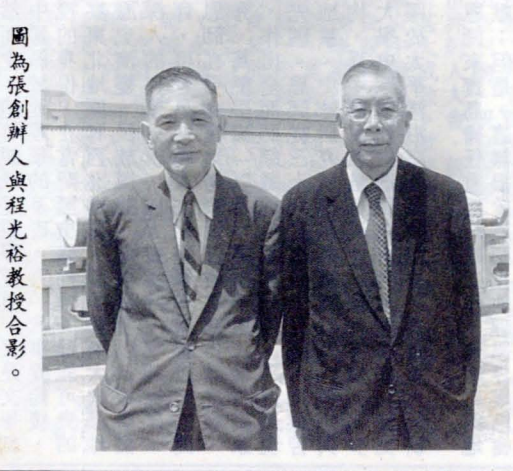
四十六年八月台省府改組，我卸除教育廳職務，曉師命我到教育部任職，我堅決婉謝，曉師頗為不悅，以責備的口吻說：「你還年輕，不知道我的艱苦，我需要人。」我說：「你是我的老師，在行政上，不宜擔任直接的部下，何況從事行政工作數年，需要暫時憩養，補充學能，我決定去師範大學史地系任教，至於老師交待的事，一定效勞。」

一日曉師告訴我：「當部長是暫時的、過渡的，我的興趣和志業在文化學術教育方面。」不久，在數家銀行支持下在台北南海路的植物園興建的（林）獻堂紀念館落成，教育部發表我為獻堂紀念館的辦事處主任，館內設中國文化研究所籌備處，由曉師主持，任命我兼任執行秘書，我沒有支領薪津，持部總務司長張振宇說這不行，簽准購了一輛

三輪車供我代步。我約海疆校友施俊文、陳寬剛君到館幫忙，他們亦不支薪，由部供給公車票的車資，幹事周雲生、打字員林自然小姐則由部發薪，辦公文具、郵資則由部供給。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接待學人，連繫學人，整理報刊資料。曉師每週都邀請文化學術教育界人士到館集會餐叙，電影明星嚴俊、李麗華結婚亦於館中設宴相賀。後來又在館內成立音樂研究所籌備處，由郭昌國任主任，中國醫藥研究所籌備處由國防醫學院教授李煥榮任主任，籌備處成立之日，在辦公室門旁張貼上書「×××××研究所籌備處」之紅紙，並鳴炮示慶，新聞記者前來採訪，多由曉師陳述研究所成立之意義。植物園內除獻堂館外，尚有中央圖書館、藝術館、歷史文物館、科學館（上層為教育資料館）後又設教育電台，構成「學術文化園區」，曉師遂命名為南海學園。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學園的興建，乃係南海學園理念的延伸。（南海學園的建立詳見楊明鏗「訪程光裕教授談早期南海學園」刊「美哉中華」二三四期、民國七十七年四月）。

曉師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歸道山，瞬已十年，而我亦屆耄耋，華岡學園在張鏡湖兄主理下，繁榮滋長，登大恩館高樓，遠望淡水河、觀音山如畫，近觀園區杏壇春暖，絃歌不輟，濟濟多士，人文薈萃，曉園風光綉媚，遠山含笑，白雲如抹，無任喜慰。

（作者為本校史學系教授）



圖為張劍辨人與程光裕教授合影。